

全译本

当代十大最受欢迎名著

03

人总有本事反败为胜

这就是“哈佛精神”的特征
但事情并不是这样，他失去爱，

失去性欲，最终失去了婚姻
爱，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

爱情故事 奥利弗的故事

[美] 埃里奇·西格尔 ● 著

舒心 鄂以迪 ● 译



当代十大最受欢迎名著

M.Classical 06

爱情故事·奥利弗的故事

[美] 埃里奇·西格尔◎著

舒心 鄂以迪◎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故事·奥利弗的故事/[美]埃里奇·西格尔著;舒心、鄂以迪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3.3

ISBN7—5387—1669—6

I 爱… II ①埃…②舒…③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819 号

责任编辑:任恒山

装帧设计:王 辉

爱情故事·奥利弗的故事

[美]埃里奇·西格尔 著

舒心 鄂以迪 译

时代文艺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276,000

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5387—1669—6/I·1652

定价:10.00 元

目 录

爱情故事(1)

舒 心

鄂以迪 译

译后记(71)

奥利弗的故事(73)

舒 心 译

爱情故事

舒心 鄂以迪 译

一个姑娘二十五岁就死了，能说她点儿什么呢？

得说她美丽。人也聪明。得说她爱莫扎特和巴赫。也爱“披头士”^①。还爱我。一次，她特意把我跟这些音乐界的人物扯在一块儿，我就问她把我排在第几，她笑笑回答说：“按字母先后为序呗。”当时我也笑了。可是现在事后再琢磨起来，我不知道那时她给我排名是按我的名呢（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得落在莫扎特的后边），还是按我的姓（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插在巴赫和“披头士”之间）。反正我都排不到第一，这么一想可就惹得我发起傻劲来，心里真窝囊得要死，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观念，认为凡事我总应该名列第一。要知道，那是家庭的传统啊。

我念“大四”那年的秋天，去拉德克利夫学院^②图书馆看书成了我的习惯。倒不完全是为了去饱餐秀色，虽然我承认我也巴不得想看看。主要是那里安静，又没有人认识我，再说那里的“保留书”^③借的人也比较少。一次班里要举行历史测验，直到前一天我还连参考书目上的第一本书都不曾抽个空去翻过——这可说是哈佛的“地方病”了。就在这次测验的前一天，我不慌不忙来到“保留书”借书处，准备借上一本大部头著作，好靠它第二天保我过关。值班的有两位姑娘。一位高个儿，像是个爱打打网球的；另一位戴眼镜，大似依人小鸟。我挑了那个四眼小姐儿。

“你们这儿有《中世纪的衰落》这部书吗？”

她抬头瞪了我一眼。

“你们那儿不是有自己的图书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听着，哈佛学生使用拉德克利夫图书馆是规定允许的。”

“我不跟你讲规定，预科生^④，我跟你讲道理。你们那儿有五百万册藏书。可我们这儿可怜巴巴的总共才几千本。”

嗨，好个自命不凡的丫头！在这种丫头的心目中，哈佛和拉德克利夫的学生人数既然是五比一，那她们姑娘不用说也就应当聪明五倍了。要是在平时，碰上这种丫头我非把她们奚落个半死不可，可是此时此刻我实在少不了那本该死的书哇。

“听着，我需要用那本该死的书。”

①一译“硬甲虫”。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一个流行乐队。曾在美国风靡一时。

②拉德克利夫学院是哈佛大学附设的女子学院，迟至1897年方始建立。（哈佛大学创立于1636年。）

③保留书：图书馆里只供馆内阅读、概不外借的参考书之类。

④预科生，指预科学校毕业生。在美国，所谓预科学学校往往是指贵族化的私立中学。



爱情故事

“请你说话放干净一点好不好，预科生？”

“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上过预科学校？”

“看你的样子又蠢又有钱，”她摘下了眼镜说。

“那你就看错了，”我也不服气了。“我实际上倒是又穷又聪明。”

“得了吧，预科生。我才是又穷又聪明呢。”

她说着，两眼对我直瞅。那双眼睛是棕色的。好吧，就算我的样子像个有钱人，可我也不能让个拉德克利夫毛丫头骂我蠢货啊——哪怕你眼睛长得漂亮也不行。

“你说你聪明，聪明在哪儿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就不会跟你一块儿去喝咖啡，”她答道。

“告诉你——我也不会请你。”

“你蠢就蠢这一点上，”是她的回答。

我还是请她去喝了咖啡，这是有道理的：那天在紧要关头，还是全亏我识时务，停止了抵抗——也就是说，全亏我会装蒜，只作突然来了请她的兴致——我才真借到了那本书。她得等图书馆关了门才能走，所以我也尽有充裕的时间，翻了一下十一世纪末叶皇室由依靠僧侣转为依靠法学家的那段历史，记住了一些警句。那次测验我得了个“A-”，说也巧，我初次看到詹尼从借书处里边走出来时，我给她大腿打的也正好是这个分数。可是对于她的装束，我打的分数就不能说是个高分了；那种装束未免太落拓了点，不大合我的口味。我尤其不喜欢她当手提包用的那个印第安玩意儿。这话我幸而没有说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那还是她自己设计的呢。

我们就去矮子饭店。这是附近的一家小吃店，尽管店名叫矮子，倒不是专门招待小个子顾客的。我要了两杯咖啡，还专门为她要了一客巧克力冰淇淋。

“我叫詹尼弗·卡维累里，”她说，“是意大利裔美国人。”

她大概只当我是个不开窍的。^①随后她又补了一句：“我主修音乐。”

“我叫奥利弗，”我说。

“是名还是姓？”她问。

“是名，”我回答以后，又老老实实供认我的全名是奥利弗·巴雷特。（反正这样说也八九不离十了。）

“哦，”她说。“巴雷特？跟那位诗人^②同姓？”

“对，”我说。“不过扯不上关系。”

话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我内心暗暗庆幸她总算没有问常人之所问，问得我满心不快：“巴雷特？跟那个堂名一样？”因为，我一向有块特殊的心病，最怕人家把我跟出资兴建巴雷特堂的那一位拉上关系。巴雷特堂是哈佛园里最大也最丑的一座建筑

^①因为詹尼弗是英美人的常见名字，卡维累里是意大利姓氏，很容易辨得出来。

^②指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·勃朗宁夫人（1806—1861），她娘家姓巴雷特。

物，也可以说是显示我家财力和势派、宣扬我家“信爱哈佛”臭名的一座超巨型纪念碑。

此后，她就不大作声了。难道我们真这么快就无话可谈了？还是因为我跟那位诗人沾不上边，她就不愿意照我了？到底什么缘故呢？看她只是坐在那儿，对我似笑非笑。为了不致没事可做，我就拿起她的笔记本翻翻。她那手字也真怪——写得又小又细，一律都是小写字体，没有一个大写字母（她是想以爱·埃·卡明斯^①自居？）。我见她还选了些非常“尖端”的课程：作曲学 105，音乐 150，音乐 201——

“音乐 201？那不是研究生念的吗？”

她点点头表示是，掩饰不住内心的那份得意。

“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复调音乐。”

“什么叫复调音乐？”

“反正不是什么色情音乐，预科生。”

我干吗要受她这腌■气？难道她不看《猩红报》^②？难道她还不知道我是谁？

“嗨，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知道，”她带点儿轻蔑的口气回答说，“巴雷特堂不就是你的吗？”

可见她并不知道我是谁。

“巴雷特堂才不是我的呢，”我抓住了她的语病。“那不过是我曾祖父捐献给哈佛的。”

“好让他那个不怎么样的曾孙能十拿九稳进哈佛！”

这简直叫人忍无可忍。

“詹尼，既然你认定我是个狗熊，那又何必硬逼我请你喝咖啡？”

她两眼对我直瞪，微微一笑。

“我喜欢你那副身板哪，”她说。

要成为一个大英雄，条件之一就是要不怕做狗熊。这话一点也不矛盾。“哈佛精神”有一个特征，就是总有本事反败为胜。

“今天球运太糟了，巴雷特。幸亏你打得出色，实在出色！”

“真是谢天谢地，大家总算挺过来了。我知道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：这一仗说什么也要赢下来！”

能大获全胜，那自然更好。不过，只要有可能，能在最后一分钟赢球也很不错。那天我送詹尼回她的宿舍时，我就没有死心：我还想争取最后战胜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。

①爱德华·埃斯特林·卡明斯(1894—1962)：美国诗人。哈佛大学出身。他在书写方式上标新立异，不用大写字母，自己署名 e. e. cummings。

②哈佛大学的校报。哈佛大学的校旗是猩红色的，所以校报也以《猩红报》为名。



爱情故事

“听着，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，星期五晚上达特默思^①要来比冰球。”

“那又怎么？”

“那就希望你来看呗。”

她的回答流露出了拉德克利夫女生对体育比赛例有的那份“敬意”：

“我凭什么要去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？”

我若无其事地应道：

“就凭上场的有我。”

接着是片刻的沉默。我想当时我连雪花飘落的声音都听见了。

“那你是在哪一队？”她问道。

二

奥利弗·巴雷特第四

（四年级学生）

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人

菲利普斯·埃克塞特中学毕业

年龄：20

身高：5英尺11英寸 体重：185磅

主修：社会学

61年、62年、63年优秀生

62年、63年入选全艾维联^②明星队一队

志愿：法律

詹尼如今该已经能从“球讯”上看到我的简历了。我再三关照球队管理维克·克莱曼，务必让她得到一份。

“你也真是的，巴雷特，难道你还是头一次跟姑娘约会？”

“别胡说，维克，要不，看我不揍掉你的大牙才怪。”

我们在冰上作赛前准备时，我并没有向她挥手（那也太轻狂了），甚至连看都没有朝她看。不过她大概还以为我在偷眼看她。我是说，奏国歌的时候她摘下眼镜，总不见得是为了表示对国旗的尊敬吧？

①达特默思指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。

②艾维意为常春藤。“艾维联”是美国东北部几所名牌大学组成的排他性集团，经常在集团内部举行各项校内活动，例如球类联赛等。参加“艾维联”的除哈佛外，还有哥伦比亚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、康奈尔、布朗、科尔盖特、达特默思、宾夕法尼亚等大学。

第二节打到一半，我们同达特默思队还是0比0，不过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。这就是说，当时我和戴维·约翰斯顿已经快要攻破对方的大门了。那帮穿绿球衣的狗杂种一看情况不妙，就撒起野来。瞧他们这势头，恐怕等不到我们破网得分，他们就会先打断我们一两根骨头也说不定哩。球迷们早在嚷嚷要“杆头见血”了。在冰球比赛中，所谓“杆头见血”，是真的要打出血来，要不就得进球。我是球队的台柱，可说是义不容辞吧，所以从来就不怕打出血来，也从来总能进球。

达特默思队中锋阿尔·雷丁冲过了我方的蓝线^①，我便一头向他撞去，抢到了球以后，马上长驱直入。这一下球迷叫得可凶了。我虽然瞥见戴维·约翰斯顿就在左边，不过心想还不如自己带球直冲球门，因为对方那个守门的论胆量还差点儿，早在他给迪尔菲尔德队打球的时候^②，就已让我给吓破了胆。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射门，对方两个后卫已经向我冲来了，我只好从球网后边绕过去，极力把球保住。结果三个人就搅作了一团，球杆一阵乱插，不是打在挡板上，就是打在彼此的身上。碰到这样的混战，我的一贯宗旨是看见穿对方球衣的就打，狠狠地打。球儿也不知道踩在谁的冰鞋下了，反正当时我们就只知一个劲儿把对方大揍特揍。

一个裁判吹响了哨子。

“你——罚出场，两分钟！”

我抬头一看。裁判指着我呢。我？我犯了什么规，要罚我出场？

“喂，裁判，我怎么啦？”

他好像不愿意跟我多费口舌。他只管向记录台喊道：“七号，罚出场两分钟”——还挥着两条胳膊做手势示意。

我争了几句，不过那也无非是球场惯例。观众总是巴不得球员不服裁判的，不管这球员犯规犯得有多显眼。裁判员挥挥手叫我走。我窝着一肚子的气，向“受罚球员席”滑去。爬进栅栏，脚上的冰刀把木头地板踩得劈劈啪啪直响，可是耳边的大喇叭声音更响：

“哈佛队的巴雷特侵人犯规。罚出场两分钟。”

观众轰了起来；有几个哈佛球迷大骂那两个裁判瞎眼偏心。我却坐在那儿，只想缓过这口气来，头也不抬，连冰场上的比赛都不看——这会儿球场上达特默思队正在以多打少呢。

“你的队友都在场上打球，你却坐在这儿干吗呀？”

那是詹尼的声音。我不理她，只管给我的伙伴鼓劲儿。

“加油呀，哈佛队，把球抢过来！”

“你做错什么事啦？”

这一回我转过身去答话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可毕竟是我的女朋友啊。

①冰球场上有两条蓝线，把球场等分为三。

②这是说，对方守门员在进达特默思学院以前，本是迪尔菲尔德中学的冰球队队员。

爱情故事

“我拼得太凶了。”

说完我重又回过头来，看我的队友奋力顶住阿尔·雷丁的死命进攻，不让他射门得分。

“这很丢脸是吗？”

“詹尼，请别问这些好不好，我要用心想想！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想想回头怎样去找那个狗杂种阿尔·雷丁算帐！”我两眼望着冰场，我只能这样从精神上给我的伙伴们以支持。

“你打球这样不讲道德？”

我的目光盯住在我们自己的球门上了：这会儿球门前满是那帮绿衣杂种。我真恨不得快快回到球场上去。詹尼却还一味缠着我。

“你将来也会跟我‘算帐’吗？”

我头也不回就顶了她一句：

“你要再不住嘴，我这就跟你算帐。”

“我走了。再见。”

等我转过身去看时，她早已不见了。我刚站起身来想看个究竟，场上却通知我两分钟的罚出场时间到。我急忙跳过栅栏，回到冰场上。

见我重新登场，观众可欢迎了。有巴雷特打边锋，哈佛准能赢！不管詹尼躲在哪儿，我上场时观众的那个热火劲儿她不会不听见。既然如此，还管她在哪儿呢。

可她到底在哪儿呢？

阿尔·雷丁啪的一声，一记凶狠的射门，被我方门将把球挡出，飞传给吉恩·肯纳韦，吉恩又把球贴地传到我的前方。我跟在球的后面追去，心想倒可以抽个空子朝看台上晃一眼，看看那儿可有詹尼。我真看了。也真看见她了。她果然在那儿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，人已经一屁股坐下了。

原来有两个绿衣杂种同时撞了我，我竟然给撞翻在冰上了。老天乖乖！当时我那个窘啊，简直窘得我不敢相信。巴雷特摔倒啦！我一个刺溜滑出去，听得见那些忠心耿耿的哈佛球迷都在为我唉声叹气，也听得见那些杀气腾腾的达特默思球迷在大声叫好。

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
詹尼又会怎么想呢？

达特默思队又得球围着我们的球门猛攻了，我们的守门再一次把球挡了出来。肯纳韦接球递给约翰斯顿。约翰斯顿一个长传飞送给我（我这时早已站了起来）。观众这一下真像发了狂：这次一定能得分了。我接了球马上飞也似的冲过达特默思队的蓝线。达特默思队两个后卫朝我直冲过来。

“快，奥利弗，快！给他们点厉害！”

我听到喧腾的人声中响起了詹尼的这声尖叫。这声叫真响到了极点。我虚晃一枪闪过了一个后卫，把另一个后卫狠命一撞，撞得他连气也透不过来。我这时立足未稳，并不仓猝射门，却把球传给在右路接应的戴维·约翰斯顿。戴维啪的一下，把球打进网

里。哈佛队得分了！

我们顿时又是拥抱，又是亲吻。我和戴维·约翰斯顿，还有其他队友，大家一起拥抱，亲吻，有的还拍拍背，穿着冰鞋照样欢蹦乱跳。观众欢声雷动。而达特默思队里那个被我撞翻的家伙，却还坐在地上发愣。球迷们纷纷把手里的“球讯”往冰场上扔。这一下，可真把达特默思队那帮子人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了。（这不过是个比喻而已；那个后卫缓过气来以后也就爬起来了。）结果我们一顿痛打，把他们打了个7比0。

如果我是个故作多情的人，对哈佛爱得一定要在屋里挂上一幅照片以资纪念的话，那我要挂的就不会是温思罗普楼，也不会是纪念教堂，而是狄龙。狄龙体育馆。我在哈佛如果说有个心灵上的家，那就是狄龙体育馆。我有句话可能会使内特·普西^①气得要收回我的毕业文凭，不过我还是想说：在我心里威登纳图书馆可真要比狄龙差远了。我念大学的那几年，天天下午都要到狄龙体育馆；说上几句亲热的粗话跟伙伴们打过招呼，把文明的外衣一脱，我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体育明星。等我把护腿护膝一套，穿上我穿惯的那件七号运动衫（我几次梦见他们取消了这个号码，可他们始终没有取消），拿了冰鞋转身出门，一路往沃森冰场走去，那时我的心里真别提有多美了！

待会儿回到狄龙，那个滋味还要妙呢。脱下了汗水淋淋的球衣，光着身子大摇大摆走到服务台前，要上一条毛巾。

“今天打得怎么样啊，奥利？”

“还可以，理奇。还可以，吉米。”

于是便一头钻进淋浴室，听听人家的闲扯：无非是上星期六晚上谁跟谁如何如何，劲头又有多足之类。“这批贱娘们是我们从‘艾达山’^②弄来的，明白了吧？……”而且我还有个特权，总可以有清静地方想想心思。因为，感谢上天保佑，我的一个膝盖有病（对，是上天保佑：你见过我的征兵卡吗？），每次打完了球我总还得让我这个膝盖洗上热水涡流浴。我坐在水里，望着膝盖周围旋转的水圈时，就可以数数我身上的瘀伤和疤痕（说起来我倒还很欣赏这些伤疤呢），还可以趁这机会想想什么心思，或者干脆养养神。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想想：我刚才打进了一个球，还传了好球立了一功，这实际上就保证了我可以第三次蝉联入选全美艾维联明星队。

“洗涡流浴吗，奥利？”

那是我们的教练杰基·费尔特，他还自封为我们的“精神指导”。

“费尔特，你看我这动作像在干什么，像不像在玩单干的把戏？”

杰基傻呵呵地咧开了嘴，格格直笑。

“知道你的膝盖毛病出在哪儿吗，奥利？知道不知道？”

①内森·普西，是1953年至1971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。内特系内森的爱称。

②“艾达山”，暗指艾达山学院。那是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一所不大的私立学校，专收女生。



爱情故事

东部的矫形外科专家我哪一个没有去请教过，看来他们的本领都还及不上他费尔特哩。

“你的饮食有问题。”

我可实在不大想听他的。

“你盐吃得不够。”

也许我顺着他的话说两句，他就会走开吧。

“好吧，杰克，以后我多吃些盐就是。”

天哪，他还真高兴哩！他走开了，傻呵呵的脸上那副志得意满的神气，实在叫我吃惊。不过我好歹又是独自一人了。身上有点疼了，却挺惬意的，我就由着自己的身子整个地往涡流里沉下去闭上了眼睛，最后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热烘烘的水一直漫到了我脖子上。啊啊啊啊！

天哪！詹尼还在外边等着呢。一定的！一定还在等我哩！天哪，我赖在这儿有多久了？只顾自己舒服，却让她在露天喝坎布里奇^①的冷风！我以创纪录的速度马上穿好衣服。连身上都没有干透，便推开狄龙的中门冲了出去。

一阵寒风扑面而来。乖乖，好冷啊。天色又黑。外边有一小群球迷还没有散。那多半是些忠实的老冰球迷、思想上从来没有脱下过护腿护膝的老校友。都是乔丹·詹克斯老头一类的人物，不管我们主场迎战还是客场出征，只要有比赛他们每场必到。他们怎么会这样热心的呢？我是说，詹克斯可是个大银行家啊。他们为什么这样热心呢？

“你那一跤摔得可不轻啊，奥利弗。”

“是啊，詹克斯先生。你知道他们打起球来就是那样的邪门儿。”

我到处寻找詹尼。难道她已经走了？独自一人回拉德克利夫去了？

“詹尼？”

我撇下球迷，跑上三四步，在那一带东寻西找急得没命。冷不防她却从一棵矮树后面跳了出来。只见她整个脸儿都用围巾裹得严严的，只露出了两只眼睛。

“嗨，预科生，外边冷得要命呢。”

见了她，我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！

“詹尼！”

我像不假思索似的，在她前额上轻轻吻了一下。

“我几时允许过你呀？”她说。

“允许什么？”

“允许你吻我？”

“对不起。我忘乎所以了。”

“我可不像你。”

那日除了我们就几乎没有什么人了。天又黑，又冷，而且又很晚了。我又吻了她。但

①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，近波士顿，为哈佛大学所在地。

是不再在前额上，也不再是轻轻的了。我美美地吻了她很久很久。吻完了，她还抓住我的袖子不放。

“那我可要不乐意了，”她说。

“不乐意什么呀？”

“瞧这怪事，怎么我心里就会是这样乐意呢？”

我们索性步行回去（我有汽车，可是她要步行），一路上詹尼始终抓着我的袖子不放。不是挽着我的胳膊，而是抓着我的袖子。这里边的道理，你就自己去琢磨吧。到了布里格斯堂的大门台阶前，我并不跟她吻别。

“听着，詹，我可能有几个月不会给你来电话。”

她默然半晌。足有好大半晌。

最后她才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过我也可能一回到宿舍就有电话给你。”

说完我一转身，迈开步子就走。

“狗杂种！”我听见她低声叽咕。

我在二十英尺外霍地回过身来，杀了一个回马枪。

“你瞧，詹尼，也许你骂人家，人家要骂了你，你肯罢休吗！”

我真想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如何，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，我没有再回过头去。

我踏进宿舍，见同房间的雷·斯特拉顿正在跟橄榄球队的两个伙伴打扑克。

“好啊，畜生们！”

他们也真以畜生那样的哼哼应了一声。

“今儿晚上战绩怎么样，奥利？”雷问。

“喂了个好球，自己也打进了一个，”我答道。

“你别老缠着卡维累里了。”

“关你屁事，”我答道。

“你们说的是谁呀？”那彪形大汉中的一个问。

“叫詹尼·卡维累里，”雷回答。“一个读音乐的酸丫头。”

“这个妞儿我倒认识，”那另一个家伙说。“十足是个死板货。”

我没理睬这些说话粗鲁的色情狂，管自拨下电话机子，打算拿到我的卧室里去。

“她是巴赫乐社里弹钢琴的，”斯特拉顿说。

“谁知道她跟巴雷特弹的是什么琴咧？”

“这根骨头，恐怕不好啃吧！”

嗯嗯声，哼哼声，嘻嘻哈哈声，响成一片。那帮畜生笑得不可开交。

我边走边说：“行啦，先生们，你们还是给我见鬼去吧。”

在又一阵猫叫狗咬般的喧笑声中，我关上了门，脱了鞋，往床上一靠，拨了詹尼的电话号码。

我们说的是悄悄话。



爱情故事

“嗨，詹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詹……我要是跟你讲了，不知道你会怎么说……”

我顿住了。她也等着。

“我想……我是爱上了你啦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她随后回答的声音真温柔极了。

“我说呀……你这人尽是扯淡。”

电话挂上了。

我并不感到不快。也并不感到意外。

三

我在对康奈尔队的比赛中受了伤。

说实在的，那都是我自己不好。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我却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，竟把他们的中锋叫作“加拿大瘪三”。我疏忽就疏忽在忘了他们队里有四个是加拿大人——后来明白，这四个加拿大人不但个个体格强壮，而且个个绝顶爱国，偏偏又个个都正好听见了我的话。我受了伤不算，还受屈辱：裁判罚的是我。而且还罚得很不寻常：故意打人，罚出场五分钟！场上一宣布这个决定，你真应该来听听那帮康奈尔球迷是怎样拿我奚落的！要知道这次比赛虽是争夺“艾维联”冠军的关键之战，可是老远赶到纽约州伊锡卡市^①来的哈佛啦啦队到底不多。要罚出五分钟哪！我爬进“受罚球员席”的时候，看见我们的教练气得在那里直扯自己的头发。

杰基·费尔特急忙翻过栅栏赶了过来。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右面半张脸已经打得血肉模糊了。“哎呀，天哪天哪，”他一边拿“止血笔”给我止血，一边连连感叹。“真够呛啊，奥利。”

我默默坐着，两眼呆呆地朝前直瞪。我没有脸去看冰场，可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很快就在冰场上变成了现实：康奈尔队得分了。那些红衣球迷^②大喊大叫，还怪声喝彩。场上现在打平了。看这情形康奈尔队很可能会赢球——要知道赢了这场球也就是赢得了“艾维联”的冠军啊。真要命！——我这罚出场的五分钟还只刚刚过了一半呢。

在冰场的另一头，势单力薄的哈佛啦啦队都愁眉苦脸，一声不吭。此刻，双方的球迷都已经把我给忘了。只有一个观众仍然把眼睛盯着“受罚球员席”。对，他在那儿。“如果会议结束得早，我一定设法赶到康奈尔。”就在哈佛啦啦队的中间，坐着奥利弗·巴雷特第三——当然，他是不会跟着啦啦队一起嚷嚷的。

老石面人隔着这鸿沟似的冰场，毫无表情地默默看着他独生子脸上的鲜血最后终

①康奈尔大学所在地。

②在西方，一些最忠实的球迷往往身穿与所爱球队同色的衣服，集中坐在一起当啦啦队。

于被护创膏全部止住。你说他此时在想些什么呢?也许是在暗暗啞嘴?——还是在心里暗暗啞咕?

“奥利弗,你既然这样喜欢打架,为什么不干脆去参加拳击队呢?”

“埃克塞特是没有拳击队的,爸爸。”

“咳,我恐怕真不该来看你们的冰球比赛。”

“你以为我打架是特地打给你看的么,爸爸?”

“咳,这又不是什么好看的。”

可是话得说回来,他心里的想头又有谁能知道?奥利弗·巴雷特第三只是一座会走路、有时还会开口说话的拉什莫尔山^①。简直是个石面人。

老石面人此刻也许又在那里一个劲儿自夸自乐了:看看我吧,今晚到这里来看球的哈佛观众少得可怜,而我却是其中之一。我奥利弗·巴雷特第三,要管银行、要管其它等等的大忙人一个,还是特地挤出了时间,到康奈尔看一场差劲透顶的冰球比赛来了。看这有多了不起。(言下之意是:为了谁呢?)

观众又吼叫了,这次才真叫拼命狂吼了。康奈尔队又攻进了一个球。他们领先了。而我却还上不了场,还有两分钟得捱!我看见戴维·约翰斯顿满脸通红,怒气冲冲,朝我这边滑来了。可是他连一眼也没对我看,就紧贴着我冲了过去。我没看错吧,他的眼里那真是泪水?我是说,这一仗虽说锦标攸关,可是哭鼻子总不应该吧!不过再一想也难怪,我们的队长戴维,一向是球运绝佳的;六年来,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,凡是他参加的比赛,从来就没有输过一场。说起来竟像个小小的传奇故事呢。何况他今年是“大四”生了。更何况这场球又是我们的最后一场硬仗!

这场球我们终于输了个3比6。

比赛结束以后,经X光透视,诊断我并没有骨折,于是理查德·塞尔策医生就在我脸上足足缝了十二针。杰基·费尔特一直在医务室里打转,缠着这位康奈尔大学的校医叨叨,说我的饮食有问题,说我要是能服用足量的盐片,也不至于会弄到今天吃这样大的苦头。塞尔策医生没有理他,对我却提出了严重的警告,说是我差点损伤了“眼底”(那是个医学名词),为谨慎计,最好一个星期不要打球。我谢了他。他走了,费尔特盯着他要再谈谈营养问题,也跟了出去。好了,这下就剩我一个人了。

我慢慢洗着淋浴,小心翼翼,不让水冲着了我受伤的脸。奴佛卡因的麻醉作用渐渐不管事了,可是说也奇怪,我倒宁愿感到疼痛。因为你想想,我今天插的娄子难道还不大吗?我们把冠军丢了,大家一直那么好的运气这一下全砸了(我们一些“大四”生都是四年来从没输过一场球的),连戴维·约翰斯顿的好运气也完了。尽管过错也许并不完全在我,然而当时我却觉得仿佛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。

①拉什莫尔山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腊皮德城郊的布拉克岭,那儿的岩壁上雕刻着华盛顿、杰斐逊、林肯和西奥多·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巨型头像。